

【名家谈写作】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余华

大概是1974年或1975年，“文革”进入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压抑和平庸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自己的自由了，我感到了无聊，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应该说，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我在音乐课上唱的都是我已经听了十来年的歌，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都能够看见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来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记得我曾经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我的做法是先将鲁迅的作品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上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这项工程消耗了我几天的热情，接下去我又将语文课本里其他的一些内容也打发进了音乐的简谱，我在那个时期的巅峰之作是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也都谱写成了歌曲。然后，那本作业簿写满了，我也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暗暗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而且为此自豪，可是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

此后，差不多有18年的时间，我不再关心音乐，只是偶尔在街头站立一会儿，听上一段正在流行的歌曲，或者是经过某个舞厅时，顺便听听里面的舞曲。1983

年，我开始了第二次的创作，当然这一次没有使用简谱，而是语言，我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了，然后像一个作家那样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且以此为生。

在我15岁的时候，音乐以简谱的方式迷惑了我，到我33岁那一年，音乐真的来到了。我心想：是生活给了我音乐。生活首先要求我给自己买一套音响，那是在1993年的冬天，我将自己组合的音响搬回家。

接着，CD唱片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我买进了差不多有400张的CD。我的朋友朱伟是我购买CD的指导老师，那时候他刚离开《人民文学》，去三联书店主编《爱乐》杂志，他几乎熟悉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而且精通唱片的品质。我最早买下的二十来张CD就是他的作为。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迅猛地热爱上音乐，本来我只是想附庸风雅，让音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在朋友们谈论马勒的时候，我也可以凑上去议论一下肖邦。或者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词语说上几句卡拉扬。然而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我再一次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它们。

音乐的历史深不可测，如同无边无际的深渊，只有去聆听，才能知道它的丰厚，才会意识到它的边界是不存在的。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作者和作品的后面，存在着星空一样浩瀚的旋律和节奏，等待着我们去和它们相遇，让我们意识到在那些最响亮的名字的后面，还有一些害羞的和伤感的名字，这些名字所代表的音乐同样经久不衰。

然后，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确切的说法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我开始思考巴托克的方法和梅西安的方

法，在他们的作品里，我可以更为直接地去理解艺术的民间性和现代性，接着一路向前，抵达时间的深处，路过贝多芬和莫扎特，路过亨德尔和蒙特威尔第，来到了巴赫的门口。从巴赫开始，我的理解又走了回来。

多少年过去了，巴赫仍然生机勃勃，他成为了巴洛克时代的骄傲，也成为了所有时代的骄傲。

此后不久，我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里听到了叙述中“轻”的力量，那个著名的侵略插部，侵略者的脚步在小鼓中以175次的重复压迫着我的内心，音乐在恐怖和反抗、绝望和战争、压抑和释放中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巨大和摄人感官。我第一次聆听的时刻，不断地问自己：怎么结束？怎么来结束这个力量无穷的音乐插部？最后的时刻我被震撼了，肖斯塔科维奇让一个尖锐的抒情小调结束了这个巨大可怕的插部。那一小段抒情的弦乐轻轻地飘向了空旷之中，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力量的叙述。也就是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其实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

有时候，我会突然怀念起自己15岁的作品，那些写满了一本作业簿的混乱的简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掉了它，它的消失会让我偶尔唤起一些伤感。我在过去的生活中失去了很多，是因为我不知道失去的重要，我心想在今后的生活里仍会如此。如果那本作业簿还存在的话，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获得演奏，那将是什么样的声音？胡乱的节拍，随心所欲的音符，最高音和最低音就在一起，而且不会有过渡，就像山峰没有坡度就直接进入峡谷一样。我可能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的音节安排到了一起，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那将是最令人不安的声音。

（摘自《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余华著）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岁月留痕】

在那个转角

□耿翊然

小时候她与姥爷关系最好，甚至连爸妈也比不上。直到现在，姥姥都会指着姥爷的照片对她说：“你姥爷对你可好啦。有一回他抱着你照相，你却拽他的耳朵，他也不生气，还是笑。”她笑嘻嘻地点头，心里却划过一滴温热的泪。

姥爷身体不好，最受不了冬天的严寒，原来每年冬天都要来她家过冬。她就一直期盼着冬天的来临，每逢深秋，她每天回家都要问妈妈：“姥爷怎么还不来？”姥爷来了，就高兴得像过年。可彼时的她太过年幼，不明白寒冬对一个病人来说多难熬。对她来说，姥爷的病就只是那简单的三个字——尿毒症，或者再加上满屋清苦的中药香，还有偶尔会去的医院。那时的她被保护得很好，从未见到过命运的残酷，从没经历过离别，从不知生命的脆弱。她单纯得像张白纸，不知愁滋味。

可是很快，姥爷的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病情一度严重到不能进食。她那晴空万里的心，就笼上了一层淡淡的云。可她仍然觉得，姥爷是能好起来的，像之前几次那样。可是这次，姥爷终究没能从那个充满消毒水味的地方出来。似水的流年，到底是把姥爷抛在了一个本应健壮的年纪。

姥爷走，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刚动完手术没多久。当时她的母亲正好在陪床。去之前还对她说：“我再不去，以后说不定就没机会了。”当时说者可能无心，没想到一语成谶。母亲在电话里哭得不成样子：“我本以为爸爸睡着了，却没想……”或许她的母亲可以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却永远无法释怀。

她却并没有哭，只是冷静地听从安排，换上白鞋子，跟着哭肿了眼睛的母亲去发丧。听着屋内的哭声震天，她没有悲伤，只是害怕，还有一点厌恶。她努力让自己哭出来，却发现根本没有泪。她一直平静地跟在队伍后方，与队伍格格不入。直到看着一个曾经鲜活的男子被一块冷冰冰的墓碑替代，才有了那么一点可以称之为悲伤的情绪。可她依然没有哭出来。

她讨厌这样冷漠的自己。可几个月之后，她读到一篇文章，女主角的父亲去世，她却并没有哭，只是平静地处理后事，然后回归正常生活。可就在那一天，女主角开车回家，却在一个拐角处没由来地悲伤，她把车子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痛哭失声。她就明白，自己就在等这个转弯处。

时光荏苒，几年过去，她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弟弟。这一年清明，母亲带她和弟弟去上坟。弟弟调皮，抬起肉乎乎的小手在碑上敲了几下，母亲正要制止，弟弟却转过头问妈妈：“姥爷怎么不给我开门啊？”弟弟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弥漫着水汽，嘟着嘴，一副委屈的模样。明明是童言无忌，天真可爱，却令母亲痛哭失声。她一抬头，才发现，自己脸上冰凉凉的，全是泪。

【念念亲情】

母亲的老槐树

□刘爱君

母亲喜欢种树。她的口头禅是“养鸟不如喂鸡，栽花不如种树”。

老家是一个不算小且还算规整的院子。北面是北屋，一排六间，中间隔开；东面有一间杂屋，一间灶屋，一个东南大门；西南面是厕所；厕所，大门中间是东墙兼作大门照壁的粮囤；其余全是空地。母亲的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她曾经在院子里种了很多种树：杨树、榆树、梧桐树，还夹杂着几棵葡萄树、苹果树、石榴树。

农村盖房修屋、置办婚嫁哪件事儿都少不了用到木材。树越长越高，儿女们也越大。随着哥哥姐姐们先后成人成家，院子里的树木也相继被砍伐掉。等到我求学离家，父亲也撒手西去后，空空的院子里，就只剩下了母亲和西墙根上的一棵老槐树。

在外求学期间，我时常想起母亲一个人在家都是做什么呢？有一次，回到家，我忍不住问母亲：“你平常一个人在家，都会干些什么呢？闷得慌吗？”

母亲笑笑说：“干什么？想儿子呗，想你在外读书苦不苦，晚上宿舍里冷不冷？”

“这我知道，除了想我，你还都干啥？”我追问道。

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儿，淡淡地说：“早上，我起来后，就到西墙根那棵槐树跟前儿，拍拍它，摸摸它，仰着脸和它说会儿话；傍黑天，我给它浇点水，再说会儿话；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它在外头，我在屋里，絮絮叨叨地再说会儿话。”我“扑哧”笑了起来：

“还神了呢？它能听懂你说的话儿？”

后来，我懂得了母亲对老槐树的那份心思。在母亲心里，老槐树不仅是晚年的伴儿，还曾经是全家的恩人啊！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连年自然灾害，饥饿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真实状态。

每年的四、五月份，正值青黄不接，那个时段就成了母亲最为头疼的时候。家里人口多，填饱肚子是大问题。余粮是没有的；也借无可借，邻里街坊家家差不多情况。为了让全家人填满日益干瘪的肚子，母亲想了办法。记忆里，老槐树给母亲帮了很大的忙。

四月底，五月初，院里那棵正值壮年的槐树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香气浓郁的槐花。看到那满树大雪堆似的槐花，母亲长时间皱起的眉头舒展了许多。

树很高大，采摘槐花需要爬上树，用绑在杆子上的镰刀，砍下树枝，才能采摘到。

爬树可是个体力活。一般人家都是男人爬树，母亲却坚持自己上树，她总不放心其他人折取树枝，担心不加挑选，乱砍乱折，会惹得槐树生气，会影响明年槐树开花。这是有先例的，母亲不敢冒这个险。

每年，母亲会赶在槐花落前，选一个没风的早晨，借着梯子爬上大槐树，站在粗壮的枝杈间，一枝一枝地把大串的槐花劈折下来。树下，早已铺好了麻包、床单，哥哥姐姐们相帮着一穗一穗地把槐花捋取下来，放在准备好的篮子里、簸箕里、箩筐里。守着大堆的槐花，疲惫的母亲却满怀喜悦。

